



受害者

② 放学后的危险游戏

张未

Victims

超乎想象的
重口味犯罪小说

最颠倒人伦的
犯罪实践



② 放学后的危险游戏 受害者

张未
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中国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受害者.2/张未著.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46-0708-6

I. ①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9818 号

受害者.2

出 版 人: 田 辉

著 者: 张 未

责任编辑: 张光红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16 开 (660×960)

印 张: 16.25
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708-6

定 价: 28.00 元

第一季 前情回顾

马路的女友林慕，是一个患有“色彩恐惧症”的女孩，她在给马路留下“不要来找我”的遗言后，坠楼自杀。马路因此陷入到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。在第一季的故事里，马路情绪低沉，因此被犯罪心理学家周炳国利用，并引诱马路加入了其“私惩罪犯”的团伙中。最终周炳国被警方击毙，临死前向马路透露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奇怪案例。

1993年杨玉兰被铡刀轧死后，尸体被带进了一栋居民楼，至今没有下落，凶手当时精神错乱，口口声声说能让杨玉兰复活。而周炳国临死之前告诉马路，林慕竟然就是杨玉兰死而复活的……

为了寻找真相，解开心结，马路开始寻找二十年前的蛛丝马迹。本故事就是从1993年的源头开始的。

第一章	狗尾少女 /	001
第二章	双头女婴 /	014
第三章	大脑孵化器 /	033
第四章	人体拼接 /	063
第五章	害怕色彩的女孩 /	084
第六章	活体斩首 /	104
第七章	神秘的老“八哥” /	136
第八章	致命卦象 /	156
第九章	疯子的呓语 /	177
第十章	梦里的真相 /	192
第十一章	伏击凶手 /	207
第十二章	最后的谜底 /	213

目 录

第一章 狗尾少女

1993年初夏，半山坡的这间小木屋，原来是林场守林人的值班室。1985年或1986年的样子，最后一个守林人被辞退之后，一直空闲至今。

清晨时分，四个晨练的中学生，躲进屋里吸烟，闻到一股异味。屋子呈“L”形，他们拐过去找气味的来源，结果在最深处发现了那具女尸。

尸体的边上有一个书包，经确认是同文中学一个叫苏巧的女孩的，与死者身份吻合。由于下了一夜的雨，屋子里被泥巴踩得乱七八糟，加之先期到来的林场保卫科的人缺乏经验，等到刑警队长刘从严赶到的时候，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刘从严问。

蹲在地上的法医站了起来，一脸愁容。

他看看刘从严，像被人捏住了裆部似的说：“我想，凶手是想试试看，把狗尾巴接到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儿！”

刘从严吃了一惊，然后掀开尸体上的塑料布，看了一眼，马上就触电似的放下了。

照理说，见惯刀光血影，早就应该有免疫力才对，可刘从严依然压抑不住恶心的感觉。

尸体是侧卧着的，衣服完整，头发整齐，尸体周围没有血迹污渍，也没有明显打斗过的痕迹，看上去——怎么说呢——很安详，除了那条毛茸茸、粗壮的黑色狗尾巴。

凶手在死者后腰的位置开了一个口，尾巴就从那儿延伸出来的。

“脑后有钝击伤，”法医说道，“伤口的四周有油污，应该是一根工厂里的铁棍敲击的。”

“大概多粗？”刘从严打断问道。

“直径 10 厘米左右，”法医顿了顿，“这是致命伤，导致颅内出血，小女孩可能撑了两三个小时，是清醒还是昏迷状态就不知道了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那个精神病切开她后腰的皮肤，把那条新鲜的狗尾巴塞了进去，而且——”说到这儿，法医的表情又扭曲起来，“还不是硬塞，竟然有缝上去的痕迹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可能凶手想把狗尾巴接到那个女孩身上去吧。”法医的口气中带着反感。

刘从严忍不住打了一个嗝，问：“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昨晚九点到十一点。”

刘从严眉头皱了起来。他走出小屋，其他人都在各自忙着，他招了招手，和负责勘查的打了招呼。

现场勘查基本证实这不是第一现场。显然凶手提前踩过这个点，他在别的地方偷袭了苏巧，然后带她过来，“移植”了尾巴。

屋后有一条拖着尸体压过草丛的痕迹线，沿着这条线，可以到达

另一条下山的小路。刘从严知道这条路，是去往林场宿舍区的，但因为前两年在山后又新开了一条更为宽敞的路，所以这边属于半废弃的状态。

那条路到了晚上，连个路灯也没有，很少会有人经过。凶手应该就是吃准这点儿，才选择在这里下手。

刘从严转了一圈，然后站到山坡上点上一根烟，开始捋思路：初步看来，不大会是谋财，一个中学生能有什么值得抢劫杀人的？性侵害的证据也没有；最有可能的情杀也未必，因为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；难道是恶作剧？但也不对，恶作剧的话，这手法也太专业了。刘从严没什么头绪，脑子里想着想着，又回到了受害者的尸体上。

他想象着那女孩突然站了起来，背着书包，脸带笑容，一步一跳地去上学，可屁股后面却摇着一根毛茸茸的狗尾巴……

刘从严不禁打了个哆嗦。不远处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哭号声，打断了他的思路，苏巧的父母到了。

刘从严顺着哭声望过去，一对中年夫妇在小木屋的门前。

苏巧是昨晚失踪的，家长应该已经担忧了一晚。将心比心，刘从严知道作为父母此时所遭受的煎熬。到了清晨，最坏的可能还是发生了。就苏巧悲惨的死状而言，就算是旁观者也不能无动于衷，更何况是至亲。

有个警察指了指刘从严，大概是在说这是负责此案的警察。女人不知哪里来的力量，猛地冲他奔了过来。刘从严吓了一跳，一转眼，女人就已经到跟前了。

她扑腾一下跪了下来，由于悲伤，嘴里嘀嘀咕咕不知道在说些

什么。

刘从严赶忙搀扶起她，“我知道你想说的话，放心吧，我们正在查。”

男人还算冷静，走过来用力把女人拖了起来，好不容易现场才平静下来，刘从严看看两人，朝助手达子使了个眼色。达子心领神会地拉着女人离开了。刘从严这才有机会和苏巧的父亲聊上几句。

谈了一会儿，刘从严大致了解了情况。

这老两口是国棉三厂的工人，苏巧是他们的独女。前年中考的时候，考进了同文中学。每天上下学，要坐一辆公交车。

昨天晚上，他们一直等到晚上八点，仍然不见苏巧回来，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苏父出去转了一圈，找到了她的同学陈雨，陈雨也是国棉三厂的子弟，所以一起回家，可是陈雨说，她们一起坐的公交车，到厂区门口的礼堂就分手了，那时候应该是在下午五点多钟的样子。

礼堂离苏巧家，不过二百米的路程，结果苏巧就在这二百米的路上市间蒸发了。

开始苏父还以为她有什么事又回了学校，可来到学校，没人说看见过苏巧，蹊跷就蹊跷在这儿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苏巧是个乖孩子，从来没有过那么晚不回家的先例，平时即使出门买个笔记本，要晚回来一会儿，也会和父母打招呼，更别说彻夜不归了。

这点刘从严是相信的，同文中学是省一级的重点中学，能够从三厂子弟学校考上去的，素质不会很差。如果这其中没有差错的话，那么问题就出在从礼堂到家的二百米路上。

但问题是，下午五点多，应该正是下班时期吧，刘从严去过三厂，知道那边的环境，礼堂是三厂的中心地带，宿舍区就从中心点衍

射出去的，当时一定有很多人在路上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呢？

刘从严一边听，一边心里琢磨着。

苏父说完这些话，已经筋疲力尽。毕竟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折磨，刘从严等于带着他又走了一遍伤心的心路历程。

苏父的脸色苍白，看上去像随时都会晕倒。

“坐下说吧！”刘从严指指身边的一块大石头，苏父扶着树费劲儿地坐在石头上，刚坐下，裤袋里掉出来一个塑料袋包着的东西。

刘从严仔细看看，原来是茶叶蛋，已经被挤碎了。

苏父苦笑道：“本想苏巧晚上没吃饭，我想找到她，先给她垫垫饥的……”

刘从严感到一阵心酸，他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稍微停了一停，看见苏父稍微缓过来一些，不得不继续和他交谈下去，“你们家庭关系怎么样？”刘从严掏出了一根烟，递了过去，“我是说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导致苏巧会，会有一些反常的行为？”

“反常的行为？比方说？——”

“我不知道，比方说离家出走，或者瞒着你们在做些什么计划。”

苏父摇摇头，“不会的，我们是很普通的家庭，我是烧锅炉的，她母亲是纺织工，有时候嗓门儿有些大，但从小到大没打过她，我女儿我知道，她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人，很听话、很懂事。”苏父把烟点上，吸了一口，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，咳了一会儿，抬头说道，“如果一定要说个什么很大的矛盾，倒是去年的时候，她没有被市舞蹈团录取，对她的打击挺大的。”

“舞蹈团？”

“嗯，苏巧从小就在少年宫练跳舞，她喜欢这个，而且少年宫的老师也说她是个苗子。去年市舞蹈团招学员，去她们学校招过生。本来我和她妈妈是不怎么同意的，因为跳舞总不能当饭吃，我们还是希望她将来能够上大学，找一份好点的工作。后来听说可以参加比赛，获奖的话高考能加分，出于这个目的，我们也就让她去试试了。”苏父又吸了一口烟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我和她妈妈就带她去面试了，结果没录取。”

“没录取？是因为表现得不好？”

“不是，是因为我们。”苏父的语气中带着愧疚。

“你们？”

“嗯，舞蹈团的老师看到我们之后，就不让苏巧进舞蹈团了。”

刘从严很好奇，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她说得比较委婉，但实际上，是在看了我和她妈妈的身材之后，觉得苏巧以后的身形可能不适合跳舞，所以就没有录取。这事儿对苏巧打击挺大的。”

刘从严有点意外，没想到舞蹈团录取学员，还要看父母的遗传？这倒是事先从来没听说过的。他又看看苏巧的父母，两人个子都不高。

苏父抬起头很有把握地说：“但我觉得她已经恢复过来，况且时隔一年了，难道和她遇害有关？”

刘从严笑笑，“有没有关系，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来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”

老父亲点点头，看了一眼他老婆，苏母坐在树底下满脸泪痕。他

转过头来压低嗓子颤颤巍巍地说：“警官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”

刘从严看了他一眼，“问吧。”

“疼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苏巧死的时候，疼吗？”

刘从严一愣，随即明白了，“没什么痛苦。”刘从严撒了一个谎。

苏父带着哭腔像是回答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，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！”

“咱们分这么几条线吧。”

安顿好了苏巧的父母，刘从严在现场安排着工作，“第一，根据凶手搬运尸体的路线，沿线走访一下群众，看看有没有目击者；第二，问问各个街道的派出所、保卫科有没有丢狗的报案——”刘从严顿了顿，这条线貌似很荒诞，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，丢一条狗很少有人报案，而且城市里还有那么多流浪狗，但总比不查要好，他接着说道，“第三，找两个人去国棉三厂看一看；第四，把现场收集到的拿回去化验一下，等检验报告出来再看。”

安排完工作，刘从严决定去同文中学走一遭，拜访学校老师和那个叫陈雨的女生。刘从严和达子下了山，坐上普桑。

同文中学在西面，走山路出来，一直走到湖边，在绕湖小半圈的样子就是中学的大门口。学校两边开了很多小饭馆和租书的小店。小店里往往还有录像厅，一块钱三场，让很多旷课的学生消遣，一待就是一个上午。

刘从严看着窗外，沿路一家书店的门口坐着几个小混混模样的

年轻人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有男有女，嘴上叼着烟卷，其中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出现在他的眼前，刘从严仰起身子确认了一下，火气“噌”的一下就上来了。

“停车！”

达子猛然间接到了命令，本能地踩下刹车，普桑在干燥的马路划出刺耳的尖叫声，停在了路边。

“怎么了？”达子问道。

刘从严没应答，打开车门，奔着那几个小混混就过去了。

那边的半大小子，把注意力集中过来，看着刘从严直奔过去，马上警惕起来，有几个把手伸到了裤子口袋里。当地的小混混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在裤子口袋揣上匕首之类的刀具，随时以防意外。

刘从严到了跟前，一个小子想拦他，“干什么？”

刘从严一把推过去，那小子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到地上，爬起来正要发作，就看见刘从严已经从凳子上把一个女孩拎了起来。

“别动手！”女孩看清了来人，厌恶地说着。

刘从严大手挥起，正想一巴掌打下去，抡到半空又停了下来。他转身怒目对着剩下的几个人，训斥道：“你们要是谁再被我看见和她在一起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

“你谁啊？”有个板寸头不服气地问道。

刘从严把衬衫拉了起来，裤子上别着一把手铐，顿时把现场的嚣张气焰全都浇灭了。

那几个小子不说话，女孩脸涨得通红，“蒋光头，别理他！”她喊着板寸的化名，然后转身奔到学校里去了。

刘从严可以说是憋着一肚子气进到学校的。

“谁啊？”达子问道。

刘从严还是没作声。

“要不要我去把那帮小子抓起来？”达子在一边出着主意。刘从严摆摆手，他没说什么，就算全抓起来，也只是治标不治本。

因为情绪上受了影响，刘从严黑着脸进到办公室里。苏巧的班主任姓周，也许是听到了风声警察要来，所以校长和教务主任也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

刘从严抽了两根烟，听着班主任说了一堆诸如“苏巧还是个不错的学生，努努力还是很有希望上一本”之类的废话，情绪才算稳定下来。

他出于礼貌地又多问了两个同样无甚关系的问题，等到连同文中学每年的升学率都了如指掌的时候，陈雨终于来了。

校长有点不识相，想待在办公室里陪着陈雨，被刘从严礼貌地拒绝。“对不起，我想和她单独谈谈。”

当然，校方也算是杯弓蛇影了，要知道学校最怕出这种事儿。据说前不久一个高三学生在学校门口的湖泊里洗澡，不慎溺亡了，恰好那天是周日，同文中学为抓升学率，组织学生补课，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，学校要负绝大部分责任——祸不单行，没隔几天，又出了这档子事儿。

刘从严让达子在外面守着，然后他关严了门，坐回椅子上，看着对面的陈雨。

陈雨显得有点局促，低头拨弄着手指，两只脚来回地搓着地，像是犯了错来接受批评的。刘从严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从哪儿开始问起了。

苏巧的事儿估计已经传过来了，就算不知道详细情况，可昨天晚上苏巧的父亲去找过她，今天一早警察又找上门，是人都应该知道事情不妙。

刘从严看了看窗外，然后把头别了过来，“你知道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说说吧。”刘从严尽量把语气放平缓，他不想让陈雨感到紧张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陈雨抬起头来，惊恐地看着刘从严，苏巧突然死亡对她显然冲击力是很强的，“我和她一起坐车回家，到了厂门口就分手了。我家住北面，和她反向。”

“她和你说什么了吗？”

“和平常没什么两样，也就聊聊最近放的电视剧。”

“哦，你和她是好朋友吧。”

“应该算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”陈雨轻声回答道，“初中的时候，我和她不是一个班，基本不说话，到了高中，因为要一起坐公交车所以才熟悉起来。而且也就是这学年才开始的，高一的时候，她放学不和我一起走，因为要去少年宫学跳舞。”

这个情况和苏巧父亲所说的倒是吻合。

“不过，她一般不和我聊跳舞的事儿，据说舞蹈团招考的时候没要她，可能是因为自尊心的缘故吧，她不会主动提起。”陈雨补充道。

“你觉得苏巧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？”

“反常的地方？”陈雨低着头思索了一会儿，“应该没有吧，其实我不能算是她很要好的朋友，她和舞蹈团那些人比较好，不是我们厂的，也不是同文的，好像有一个，有一个——”陈雨欲言又止。

“有一个什么？”

“苏巧在舞蹈团有一个男朋友，叫什么来着，对了，叫林涵，我还见过他来接苏巧放过学。”

“是吗？”刘从严警惕起来，“昨天下午你见过他吗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”陈雨回答道，“她爸爸管得严，苏巧也不常和他见面。”

刘从严用学校的电话回了个传呼。

国棉三厂那条线的同事传来消息。他们走访了厂区，礼堂到苏巧家的二百米没什么破绽。别说是下班时间，只要太阳没下山，路旁指定坐着退休职工在那里聊天打牌。

昨天下午虽说没人对苏巧有记忆，但按照那几个无聊到“除了坐在路边看行人没其他事儿可做”的老头的说法，如果有人停在路上，哪怕只是搭讪两句，也是一定有印象的。

“她要是什么都没干，只是走路，那可能就想不起来了。”那几个退休工人是这样说的。

然而，在苏巧家前一栋楼，一楼有家住户开了个小卖部，据他讲述，昨晚五点多钟的样子，苏巧在他的店里打了一个传呼，并在那儿等了五分钟。五分钟之后，电话响了，具体说什么没听清楚，但好像苏巧和电话里的人吵了两句，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小卖部的老板回忆道，“好像有这句！然后声音就压低下去了。”

三厂所有的电话，都是通过厂总机转出去的，公用电话亦是如此。这倒省掉了去电信局的麻烦。那边的民警去厂办查了查，把苏巧打过的传呼号查出来。

刘从严挂了电话，马上按照这个号码，呼了过去。等电话的时

候，刘从严想了想，然后让达子守在那儿，自己则出了办公室的门。

初中楼在高中楼的边上，刘从严沿着墙角绕过去，上楼爬到四层。教室里传来清脆的朗读声。他抬起头一个个找班级号。

一班、二班、三班、四班……是这儿了。

黑板上写着英语单词，学生们在底下写着作业，老师站在前面。刘从严从玻璃窗户里找刘莎，她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正埋着头摆弄手上的英语书。

老师看见了刘从严，从门口走了出来，询问道：“刘莎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刘从严迎过去，微笑着回答道：“正好来办点事儿，所以顺带过来看看——刘莎又闯祸了？”

“你不来，我还正要找你呢！”

刘从严的心一紧。

老师有点激动地说：“刘莎这样下去不行的，马上就要中考了，她老是旷课，而且还鼓动别的学生一起旷课，物理课上到一半，竟然从后门溜出去，被老师发现，还骂老师，简直无法无天，再屡教不改，干脆以后别来上学了。”

“是是是，我回去好好说说她，老师您费心，怎么样也得多盯着点儿，我工作忙，有时候顾及不到。”

“再忙，也不能不管孩子，这不是毁了她吗？而且我见过好几次——”老师压低了声音，“刘莎和社会上小流氓混在一起，她这个年纪是很危险的。你等等，我把她叫出来。”

老师转头进门，进门招了招手，刘莎满不情愿地走了出来，低着头靠在墙上。